



六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言卷之二十四

慶賀

古詩一首

律詩四首

覽栢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

兄弟四美載歌絲綸

陳曰按唐書栢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

和中人不顯州郡甫又有詩寄栢學士林居節也然竊有疑焉公詩又有

有戮力自元昆意具栢貞節也然竊有疑焉公詩又有

栢學士林居節大兄弟詩栢二別駕詩豈可指言栢貞

節之家乎俟明識下之鶴曰唐史唯栢者栢良器有傳

而俱未嘗有事於蜀當是栢茂林與栢貞節然公有

栢學士林居及栢大兄弟山居詩皆言其精典籍開書

卷與此詩言軍功不同按六典太子中允二人正五品

下職擬黃門侍郎此詩云云即鈇用又云吾病日回

首雲臺誰討論作歌挹盛事推轂期孤騫當是大晉元

年到夔州栢中丞命起居江陵衛公疑中允是中丞二字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陸曰曹下壺傳翟湯數曰必死於

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深誠補王室戮力見元昆力也魏書重以王室多故爾雅先生為昆漢高紀戮力註并

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陸曰左天中蜀如

蜀人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故曰錦江成都記玉壘山道江縣西北三

入蜀見成都之亂蓋寶應元年徐知道反此錦江三沸也王壘山名

義大曆三年七月楊子琳以瀘州刺史反求泰元年崔旰反殺郭英

令求康軍是也鶴曰作此詩時楊子琳未反當是指段子璋反崔光

志玉壘山在茂州而唐志云山在彭州蓋彭州西北至茂州山八十

里茂州與蜀州其為鄰蜀與印又為鄰豈非柏茂林為印州刺史與

揚子琳李昌夔同起兵討崔旰故云舊史代宗紀永泰元年二月印

州刺史柏茂林充印南防禦使劍南西山兵馬使八月又為印南節

度使從杜鴻漸請而王註云杜鴻漸表柏貞節為印州刺史殆山據

新史鴻漸而言又茂林為防禦使時崔旰亦為茂州刺史充劍南西

山防禦使當是玉壘指旰而言詩云方

當節鉞用即是茂林為印南節度高名入竹

於竹

新澤照乾坤陸曰澤

子弟先卒伍芝蘭壘陸曰壘

重日警如芝蘭玉樹生於階庭陸曰警

在戎軒陸曰後漢賈二十八將

同心注師律陸曰易師

灑血陸曰灑

實具載陸曰禮記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

凍朱旗塵不翻陸曰陸佐公石闕銘朱旗萬里

聞戰場說激激懦氣奔聖主國多盜賢臣官則尊方

當節鉞用必絕殺診音根

病日廻首雲臺誰拜論陸曰後漢馬武等傳二十八將論云

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上朱曰前漢鄭當詩作歌把盛事推轂期孤騫推轂士及官屬承

吏誠有味其言也註言薦舉人如車轂之輪轉此詩註柏中允為柏

者按新舊二史所載者上入鎮州說王永宗論承言移鎮及使李同

捷以擢殺同捷流放至賜死而詩中乃言効力於成都又云三止錦

江沸即非者矣切疑為拍真節崔珣之親郭英義也貞節與瀘州湯

子琳帥師以討之杜鶴斬鎮蜀表授平州人二史皆於傳無所考

信故未能修去闕之以俟有聞者師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戮力并

力也元昆長兄也時崔時殺郭英義相貞節與王子琳討平之然貞

節父子兄弟皆盡忠孝之節率先士卒注意節律流血於兵重其莫

聲義氣載之絲綿天子褒以絳冕其皇恩已優渥矣故云新渥照乾

坤芝蘭香草與瑤美玉芝蘭與瑤瑤相壘謂舉族皆賢也誅叛經塞

溫謂討賊歷涉歲時金甲雪猶凍言威嚴可畏賊不寒而慄朱旗塵

不鬪謂靈旗所指煙塵遂息也故聞柏氏之風者懦夫亦為之激昂

故曰激激儒氣奔聖人因多難而興國家多盜而能解紛治劇此其

所以為聖人故云聖王國多盜置官本以待賢士惟臣之賢始尊之

以官故云賢臣官則卑復修不祥之氣苟朝廷用柏氏秉節鐵必能

止不祥之禍甫以多病甘自退縮惟回首屬望柏氏畫象雲臺再論

其功故云靈臺雖再論柏氏孝忠萃于一門此亦唐宗之盛事也故

甫作詩以歌其事庶幾天子命之為所推轂而遺其勢騫揚待出眾

人之表故曰期孤騫也說者皆以拍者止於入鎮說王永宗非也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

鶴曰陽城郡王乃江陵節度衛伯玉傳次及梁權道皆

以為大曆三年作案新舊史大曆初伯玉丁母憂朝廷

以王昂代其任諷將上云云遂起復再任今詩乃賀其

母受封則非二年作甚明舊史又云廣德元年與幸

峽伯玉有幹略乃拜江陵節度使受封而舊史又云大

曆二年六月壬寅判南節度使衛伯玉封陽城郡王與

傳自異然丁母憂在大曆初為是此詩當在廣德二年

後大曆元年前作若如紀言則大曆二年衛之母已死

又元年拍中丞遣拍別駕將命江陵起居太夫人時已有太夫人之稱也

衛幕銜恩重慶符曰按前漢書晉灼註曰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

下註云陽城王衛伯玉也以其姓衛則用之尤工

濟時瞻上將趙曰申言都玉節錫號載慈親富貴當如此

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太名新趙曰言郡封雖

夫人之國加為紫誥紫誥鸞回紙趙曰此紫誥紫錦之誥也鸞回紙

朝燕賀人深曰大厦成遠傳冬筭咏深曰孟宗後母好筭令

為之生 更覺綵衣春亦葉班姑史陸曰班姑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傳

學高才出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分芳孟

文志天子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母鄰仁以為美孟母所以三從義方兼有訓教之以義方

詞翰兩如神蘇曰王獻之詞語秀麗筆安曲承顏體騫飛

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書麒麟也上書忠臣像

秦州見勅一作除日薛二璩授司議郎畢四曜

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三

十韻鶴曰唐百官志置以比給事中監察御史平上入學分察百察巡按州

人今詩云秋風動雲塞當是乾元二年春

大雅何寥闊斯人尚典刑陸曰詩雖無老交期余潦倒

精力爾精靈陸曰德康書足下舊知吾潦倒一二子身同日諸

生困一經文章開突奧陸曰突又作慄東北隅也

何由得新詩更憶聽別來頭併白秦曰古詩相相見眼

終青陸曰阮籍善為青白眼見佳客伊昔貧比日甚同憂心

不寧栖遑分半菽浩蕩逐流萍陸曰劉子標絕交論莫

忽香真獨斬投漢閣陸曰見子雲俱議哭秦庭陸曰吳人

帝力收三統陸曰統為夏商周之二正也周得

天威總四溟天威見秦舊都俄望幸

清廟肅惟馨陸曰顏延年車駕幸京口詩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

州雜詩註舊都俄望幸

州雜詩註舊都俄望幸

州雜詩註舊都俄望幸

州雜詩註舊都俄望幸

註清廟謂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有清明之德而文王象之故以名詩書明德惟馨趙曰雋都指言長安望幸言車駕還而再見宗廟也鶴曰文帝紀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禱禱故曰幸至德二載九月復京師左僕射裴冕告不清宮郊廟十一月作九廟神主告車幸長樂殿乾元元年四月辛亥雜種雖一作神主子太廟甲寅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故云

高壁漢書卷九十四胡種類不一長驅甚建瓴漢書高祖紀若高屋勢順而易焉力也焚香淑景殿鄭曰長安志殿在漲水望雲

亭法駕初還日羣八在君會星漢書初收復還宮日百官之儀於朝者若聚星焉希曰梅

正零丁漢書初收復還宮日百官官臣仍點染漢書初收復還宮日百官柱史

朝回歎一作聚螢車作喚人青鬃畏不嫁惜娉婷漢書初收復還宮日百官

知埋獄提刀見發矧漢書初收復還宮日百官知埋獄提刀見發矧漢書初收復還宮日百官

若新發矧漢書初收復還宮日百官若新發矧漢書初收復還宮日百官

曹無益於縣官欲盡殺若曹保儒大恐啼泣劉教曰上即過山頭請

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思保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

粟錢二百四十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餘俸

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十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多稍稍

得進用焉趙曰以言二公猶未甚顯技與保儒共餉

偏醒漢書初收復還宮日百官偏醒漢書初收復還宮日百官

而發其醜趙曰公自比屈原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溼

之校逐以漁父忌其獨醒也

億長安故也羽書還似急漢書初收復還宮日百官師老資殘寇戎生及近坰

烽火未全停漢書初收復還宮日百官師老資殘寇戎生及近坰

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零上將盃邊鄙元勳溢鼎銘

錄曰銘功仰思調玉燭誰定握一作青萍漢書初收復還宮日百官龍俗輕鸚鵡

珠曰鸚鵡賦命真人於隨地閉以原情類鸚鵡珠曰詩鸚鵡在  
兄弟之急難也秋風動關塞高卧想儀形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阻雨未遂馳賀  
奉寄此詩膳部郎中其自外郎改復為郎中同今詩云清便寓

今日西京椽多除南省郎膳部郎中其自外郎改復為郎中同今詩云清便寓

帝似馮唐謂之舊史則其美者亦長沈沈既齊之曹也希曰宋之問

詩律群年為自外郎東美詩律群公名士日詩律南儒門舊

精密及之問沈全宗之號為沈宋諸曰李君前沈宋比肩任期其為修文館直學士

未暇申安慰期作詩既濟作史以譽東美也沈約亦修宋書蘇注非

略經過霖潦妨禮同諸父長直深曰富寄也平備岳兼虎賁中郎

志天路牽騏驎於雲臺之高高注云云高際

徒懷貢公喜注王陽入

號國夫人承主恩平王上馬入宮門號國夫人新添題曰唐石妃傳揚貴妃有姊二

却嫌脂粉澆顏色淡掃蛾眉朝至號國夫人承主恩平王上馬入宮門

使小黃門為御皆號國夫人承主恩平王上馬入宮門

鮑日揚姓外傳號國夫  
人不施朱粉自有此態

### 傷悼

### 古詩八首

### 律詩二十二首

### 八哀詩

并序鶴曰八詩非一時所作如李光弼詩西漢  
而施出江漢舟轉荆衡已足數月今復葬罷而悵望其  
榮則二詩在憂作無疑如李益詩君臣尚論兵將帥接  
燕前朗誦六公篇憂來豈家蔽則是史朝義未死之前  
正經官河北之日當在廣德元年之前也序云傷時益  
賊未息蓋自寶應廣德至大曆初有此作故云前後存  
沒亦不誣次梁懷道編在大曆三年特自其成而去耳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於張  
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誣少焉

三良亦  
其表也

### 贈司空王公思禮

按思禮傳加守司空上元  
二年以疾薨贈太尉諡曰武烈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

### 追隨燕削兒穎

### 物不隔

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對為押橋

### 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積

言其輕視夷狄不以為意也鶴曰流沙積自是兩地名禹貢弱水餘  
波入于流沙并錄招意云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注沙流而行言西方  
之地嚴土不毛流沙滑滑晝夜流行縱橫千里西州有礪石積此庭  
都護府有小碛開元二十八年八月乙亥積西節度使蓋嘉運敗突  
厥于賀蘭餘  
見送遠詩註

### 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

守功曰前漢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  
敏捷於事錐子真并有通於政事不

### 未甚拔行間大戎大充斥

言盛大也

### 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

言盛大也

### 貫穿百萬衆

言盛大也

### 洗劍青海水

孫曰青海  
在山東

### 刻銘天山

刻銘天山

石使魏曰思禮以拔石保城功在行間除右金吾衛將軍充關西兵馬  
七責傳將軍三箭定天山希曰哥舒翰築城威軍於青海上吐蕃不  
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吐蕃并迹不敢近青海事見通鑑

又唐志伊州伊吾縣有折羅漫山亦名天山又西州有天山軍九曲  
白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天山又有天山路

非外蕃其王轉深壁唐書曰右按唐會要景龍四年營普請昏

蕃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之邑矩遂奏與之吐蕃既得  
九曲其地微良尤與唐地相近自是復叛思禮事哥舒翰以功授右

衛將軍開西兵馬飛兔不近駕復能飛其駿快可知矣 勢鳥

資遠擊趙曰飛兔古之神馬 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

適漢藝文志云兵家者流九百八十一 宵襟日沉靜肅肅自有

萬乘猶辟易魏曰辟易退 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

祿山之反也思禮從翰守潼關密語翰誅國忠又欲以三千騎劫之

天子也辟 公子入朔方至尊符梁益胡馬纏伊洛中

原氣其逆蘇曰蒙將軍一日謂扶蘇曰今天色黯淡回視中原 肅

質位塞望勢敦迫陳曰翰驛敗潼關不守玄宗幸蜀

即位以從人望 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

閑道傳玉冊天子拜跪思謹議果冰釋陳曰思禮至行

華卷飛雪能虎旦阡陌趙曰翠華去子之旗上林賦建翠華

渭闕深曰天子所在以帳為殿象宮闕臺殿也趙曰唐有吾詩 金城

賊咽喉詔鎮雄所搯陳曰思禮既釋尋副房增戰便橋不利更

馬使守武功以控賊及廣平王收復思禮入清宮鶴曰元宗出奔夜

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散卒

節度治鄯州金城雖在蘭州而去鄯為近詩云 禁暴靖無雙爽

氣春浙溼師曰和爽之 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陳曰

境土也 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深曰郭子儀收復兩京

時太廟為賊所焚權移

神主於大內長安殿上皇謂廟請罪及元弼鎮河陽制以思禮為大  
原而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貯軍糧百萬器械精銳尋  
加司空希曰前此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  
吐蕃麥莊哥舒翰嘗伏兵於其側虜至夾擊之無一日得返者自是  
不敢復來今繼以王公為節度故麥尤盛舊注失之又肅宗還京  
素服向廟哭二日蓋是至德二載而領太原在乾元二年七月  
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趙曰在我之祿位則恐其高本朝不  
得見清時嗚呼就窳窳是窳窳之事求繫五湖舟范蠡  
事勾踐既滅吳乘扁舟泛五湖悲甚田橫客五人言思禮賓客尤甚於橫也千  
秋汾晉閒事與雲水白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蘭績言思禮廉蘭相如古之名將言有武功不必責之文德也嗟嗟鄧大  
夫士卒終倒戟太原以鎮撫紀綱為已任檢覆軍吏隱沒者衆  
懼有一偏將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  
代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眾咸怒曰我等人命輕如一  
馬乎軍眾憤怒遂殺景山舊史云王思禮上元二年四月薨官  
崇嗣代為太原尹數月召景山代崇嗣及至未幾以受馬被殺亦在  
上元二年公因景山亦尹太原而不若思禮有統  
御禮當之才故於詩尾言之亦以顯思禮之功也

### 故司徒李公光弼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趙曰光弼加檢校司徒在

城秋心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前北斷右脅朔在氣乃

蘇黎首見見帝業殊曰賊將史思明等四偽帥來攻城光弼麾下

彌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斬首十餘萬級又破思一宮泣西郊

宗與皇后九廟起頽壓殊曰見前篇及未散河陽卒思明

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鶴曰通鑑云安思明至

及兵八萬來降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明年乾元元年果分軍為

平州石城縣又媯州懷戎縣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日

有居庸塞東連盧龍碣石乾元二年為天下兵馬元帥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

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思明因  
殺慶緒即偽位縱兵河南賊勢甚熾光弼遂激官吏引兵入三城賊  
憚光弼不敢西犯宮闕遂戰於中渚西大破逆黨趙曰高視笑祿山

言思明笑祿山而自於也

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曰定功

獻捷則傳所謂獻俘太廟曰光

以功封臨淮王非謂非劉氏曰光

不王也小敵怯謂北却之敗也曰光

光強以臨淮王鎮河汴蘇曰張遜上曰光

隋文帝表云福負曹寧千里安帖曰光

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曰光

程元振尤嫉之及來瑱為元振繼死曰光

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帝還長安曰光

強以須詔不曰光

至二年疾篤亮大屋去高棟曰光

掃遺堞其死矣是掃遺堞也平生白羽扇曰光

三軍言人亡而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姿曰光

所用之物存爾曰光

命京兆尹第十五倫監護喪事葬於二原曰光

平門外前漢槐里屬右扶風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在趙曰槐里豈葬曰光

地乎以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按長安志延平門乃在郭西而前漢曰光

槐里屬右扶風今之鳳翔府正在長安之西矣希曰潘岳關中記曰光

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光武東都之後扶曰光

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則槐里屬扶風甚明曰光

列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曰光

事思哭孤家南紀阻歸楫曰光

而不能扶顛求蕭條未濟失利涉曰光

疲齋竟何人曰光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鄭公瑚璉器華兵金天晶曰光

華為西岳右有帝主之號曰金天氏希曰金天亦精西而言如爽曰光

氣金天豁是也豈為古有金天氏寰宇記亦云嚴挺之華州人曰光

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疑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曰光

本傳武神氣雋爽敏於開見幼有成人風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曰光

誅曰一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曰光

云氏謂嫉邪者乃御史之職而爭力爭乃武之能矣漢儀尚整肅曰光

誅曰時武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曰光

為待御史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曰光

則博遠之報已河隴西東蜀口之道有飛傳自河隴來武必詢問公曰光

卿為誰希曰高紀乘傳詣洛陽如淳曰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曰光

士寺主卷二十四

若今之驛古者以車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飛傳其一乘傳殿司馬相如論蜀檄建節往馳四乘之傳又文紀除閑無用傳注張晏曰傳

也信不知萬騎出雲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蕭關

城涿曰河隴劍閣蕭關城事新舊二史皆不載鄭曰渭州清原縣乃

州按九域志鎮戎軍乃原州平高縣地有蕭關古城漢文帝十四年

匈奴入蕭關即此地也西北與靈州為鄰蓋武封靈武行在故云寂寞雲臺仗南宋無北關之

兵猶有雲飄緇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宗理兵風

傳云使者秀午而令云江山少使者可知知壯士血相視忠臣氣

其時矣淮南王安傳亦云使者道長安來不平密論正觀體亂反正時

朝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徒功曰史云至德初武封肅宗

安拜京兆尹則因西郊牛酒再涿曰沈休文碑牛酒日全盡

牛醪酒有建議收後者矣原廟丹青明重也先以有廟今更立之也匡汲俄寵

享士也涿曰匡衡汲黯通曰以武之諫諍如在汲也衛霍竟哀榮

亦榮也武為東川及劍南節度則遷謫之四登會府地

三掌華陽兵又復節度劍南此為四登會府書曰華陽黑水惟梁

川則東川西涿曰武為京兆少尹又為京兆尹成都尹勳南節度尚

書無復聲涿曰前漢哀帝權鄭崇為尚書漢射數求見諫諍群鳥

自朝夕涿曰漢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

果廢御史大夫是其徵也白馬休橫行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

矣諸葛蜀人愛涿曰陳壽言蜀人愛亮雖其堂之諫文翁儒

化成涿曰文翁之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

公來雪山重八公去雪山輕涿曰雪山西山也言記室得何

遜涿曰梁書何遜為建安王記室至王愛文學之士韜鈴延子荆

開逢迎涿曰開閣堂上指圖書軍中吹玉笙師曰言公鎮虛館

涿曰晉孫楚字子荆四郊失壁壘涿曰失壁壘言無屯戍虛館



錐獲多天笑不為新陳曰長楊賦上孫大誇胡人以多禽獸令天子之笑也夢符曰右按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王女王每中一物

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上陳獵矣而有書諫

獵也諫獵書暗以司馬相如比之竟無街繁虞行中路而馳猶時有街繁之變

聖聰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梁諫獵而罷

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詩曰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

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下每置酒尊為穆生設醴而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矣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宋曰言已無能而惟王

也好學尚貞烈義形必露巾宋曰義揮翰綺綉揚篇什

若有神川廣不可泝宋曰言自別之後流落於蜀墓父狐泉

隣陳曰張孟陽七哀詩借問誰家墳皆死彼漢中郡陳曰王

望佳傳表天寶十五載從文雅見天倫宋曰雖以天寶九

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

大曆間故曰墓父狐泉鄰公唐德元元年又與漢中王瑤會于梓州故

章梓州水亭詩有近屬淮南至之句今因懷感而及其天倫故有此

句而未云云何以開我悲後舟俱遠津温温昔風

味少壯已書紳宋曰書之紳帶也舊遊易磨滅衰謝多

酸辛語子張書諸紳

### 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

長嘯宇宙閒高才日陵替蘇曰王粲曰小人日覺得志高才

何如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

根柢宋曰唐文苑傳李邕廣陵江都人少知名在長安李嶠張廷珪

潘詞林繁茂根柢衍密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

金石追琢山嶽銳宋曰邕早擢才名尤長碑頌中情窮造化

理學貫天人際宋曰董仲舒言干謁走其門宋曰羊叔子

人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深曰杜預左氏傳序發凡

以言例也蕭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填曰

亦多為金馬姓來其文也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填曰

珠之洞微也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填曰

雲一作空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填曰

千塔梵言塔華言廟也仙傳拾遺昆明池龍宮有仙方二十六首題

曰浩劫無窮之劫也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填曰

乘玄都也龍宮之塔廟得邑之文巨歷浩劫而浮雲衛護之也宗

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趙曰俎豆事言修學校記文宣王廟記之屬也去思計言使者太守縣

今替罷而作獨勸後世此自蕭蕭白楊路至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

獨勸後世此自蕭蕭白楊路至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

中晏子出遣之塗解左驗贖之延

衆歸賙給美擺落多藏

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皋

鳴呼江夏姿趙曰此黃香也漢人語竟掩宣尼袂深曰

武后朝引用多寵嬖不臧大常議深曰

折二張勢宗曰初宗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則天初不應

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旱霽忠貞負冤恨通曰

宮闈深梳綴通曰此言天子深居放逐早駭

垂困火厲深曰始以與張東之善貶雷州方宗初又貶崖州後

以爲古人或傳晉自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

又復為人陰中  
不得進用也  
日斜鵬鳥入  
竟斷蒼梧帝  
如賈誼鵬鳥賦

云庚子日邪鵬集余舍帝舜之  
符至蒼梧而死今之梧州也  
祭策一作枯走不暇  
星駕無安

稅以無安息稅駕之地詩聖言風駕  
幾分漢廷竹  
使符分給

郡守邑累為刺  
史故曰幾分也  
夙擁文侯筆  
終非洛陽獄

事近小臣啟禍階  
初負謗易力何深  
嗚  
馬一疋及勳下

獄古溫令勳引邑議及休咎事遂誅趙  
曰天寶初柳勳有罪下獄邑  
嘗遺勳馬故吉溫使引邑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竟杖死北海郡

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  
是也希曰唐志齊州濟南郡本齊  
郡天寶元年更名臨淄然青州亦有

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  
指盡流水逝近

伏盈川旌  
思如懸河注酌之不竭既優於盧照隣亦不減王勃  
未

甘特進麗  
玉無施不可李嶠為時進故也  
是非張相國相

扼一危脆  
以相國勢力所能勝邑特一身危脆易於一扼耳等名

一  
然  
文曰魏文帝典論云  
鑣捷歛不開  
而然不明所以

禍倒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  
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

桂  
片王桂林一枚  
鍾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  
詩有法度鯨

鯨喻其  
坡陀青州血  
師曰坡陀高聚兒  
蕪沒汶陽瘞  
邑葬

所也鶴曰青州是為北海郡乃邑守其郡李林甫忌之因傳以罪詔  
就郡杖殺之又唐志武德二年以北海營丘下密置濰州又置連水

平壽華池汶陽等十二縣六年皆省今云汶  
陽者殆指舊縣地而言邑愛葬於此故云瘞  
哀贈竟蕭條恩波

延揭厲  
例得贈秘書監  
子孫在如綫  
舊髮舟凝滯  
存如

流落於外未能乘扁舟以性也  
君臣尚論具將帥  
接燕前

朗詠六公篇  
王伯秋相六公詩  
憂來豁蒙蔽  
多艱當復如

故秘書少監蘇公源明  
多艱當復如

武功少也孤  
人故直以此名之  
徒步客徐充讀書東岳

武  
功  
少  
也  
孤  
人  
故  
直  
以  
此  
名  
之  
徒  
步  
客  
徐  
充  
讀  
書  
東  
岳

中十載老墳典深曰按新史源明初名預字弱時下萊蕪郭

忍飢浮雲巘篤曰東萊蕪俱屬兗州萊蕪兗州屬邑名在萊蕪志云

復置九城志淄州有萊蕪舊城淄南去兗四百里而九城志又云不

東北岳與萊蕪為近蓋負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泣

自東岳時下蕪萊也負米源明養不及親負米

自為而已故每食心泣夜字照藝薪

願深曰以已勤苦之學蔚醇儒姿深曰賈山涉獵書

善師曰源明嘗私著國史灑落辭幽人歸來深曰源

君東堂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深曰源

中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深曰射策者謂為難間疑義書

之於策量其大小深曰射策者謂為難間疑義書

其所以知優劣文章日自負掾吏亦累踐

間闔內足踏宿昔躋深曰源明

陪八駿虜庭悲所遣深曰源明

以遣王乘八駿以出游平生滿樽酒

懷自若張翰相顧遇問其所欲迷日平生滿樽酒

活計一張琴翰嘆伏曰真佛說哥上非我輩也

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深曰安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

轉也其二秋憂憤則石可轉而吾

心不轉焉此言源明不汗賊也

考功郎中知制誥范曄顧其兒

以擘擘擘問曰汝瞋我耶諷曰今

日緣何瞋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李斯憶黃犬

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言受偽官之人如范李之無憾也

茂松意變節於好危如松柏不為風霜所奪也

前後百卷文枕藉皆禁書載從祠壇墀

項上一鸞尤美輒篆刻揚雄流溟漲本末淺

以薦帝呼為禁書賦為童子難

杜詩注卷三十四

青芬夫容劍  
青芬夫容劍

犀兕豈獨刺  
犀兕豈獨刺

事絕萬手拳  
事絕萬手拳

垂之俟來者止始徵勸勉  
垂之俟來者止始徵勸勉

不要懸黃金胡為投亂聲  
不要懸黃金胡為投亂聲

結交三十載  
結交三十載

榮陽復冥冥罪咎  
榮陽復冥冥罪咎

以橫骨  
以橫骨

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  
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

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  
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

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  
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

求負蒿里餞  
求負蒿里餞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

鷄鷓云喜曾門不識鍾鼓響  
鷄鷓云喜曾門不識鍾鼓響

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  
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

養質之異於眾禽也故鷓鷯賦賦彼鷓鷯鷓鷯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

際或託絕根之外翰羽足以冲天雀足足以自衛然皆負繒繆繆羽

毛入貢何者用於人者然也趙曰言鄭公如鷓鷯如孔雀非繒繆繆羽

能樂之雕籠榮陽冠眾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

所樂之物也

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爵不敢飲一杯三

日而殛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海鳥鷓鷯也孔子謂臧

文仲不智者一而祀鷓鷯一也注鷓鷯

鷓鷯止於魯東門文仲使國之祀之

以諫上嘉其直遂罷東幸鴈曰二註俱非不過言源明死時適道

以諫而已舊使廣德二年自秋及冬斗不千錢今云長安米萬錢蓋

以一斛言之史不言數與鄭死之年以此詩及長安米價論之當

是其年蘇鄭相繼而死故云榮陽復冥冥後詩又云凶問一年恨

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

求負蒿里餞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

鷄鷓云喜曾門不識鍾鼓響

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

養質之異於眾禽也故鷓鷯賦賦彼鷓鷯鷓鷯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

際或託絕根之外翰羽足以冲天雀足足以自衛然皆負繒繆繆羽

毛入貢何者用於人者然也趙曰言鄭公如鷓鷯如孔雀非繒繆繆羽

能樂之雕籠榮陽冠眾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

所樂之物也

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爵不敢飲一杯三

日而殛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海鳥鷓鷯也孔子謂臧

文仲不智者一而祀鷓鷯一也注鷓鷯

鷓鷯止於魯東門文仲使國之祀之

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爵不敢飲一杯三

日而殛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海鳥鷓鷯也孔子謂臧

文仲不智者一而祀鷓鷯一也注鷓鷯

鷓鷯止於魯東門文仲使國之祀之

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爵不敢飲一杯三

日而殛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海鳥鷓鷯也孔子謂臧

乃氣清爽宋曰文藝傳鄭虔鄭州榮天然生知姿學立游

夏上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胡本草七卷故公所言補

指諸掌貫穿無遺恨鄭曰會鳥外切最相外會最何技痒

幸泉星經與虫蛙篆丹青廣宋曰按新史虔集撰當世非者

子雲窺未遍宋曰劉薦語陳自曰五腹方朔

諧大枉宋曰言虔能知荒遠之所在也東方朔每言神翰顧不

一體變鍾鼎兩宋曰書苑曰虔善草隸古德云虔書如風送

大字猶在榜昔獻書宋曰書子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此車有兩輪故稱

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設一響宋曰虔自為其詩并畫以獻帝犬一絕自

御題四方尤所仰宋曰虔自為其詩并畫以獻帝犬嗜酒益

疎放宋曰虔嗜酒疎放故社用贈詩云賴得蘇司業時時與酒錢蘇

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几杖宋曰虔初

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幌宋曰虔初

反覆歸聖朝點洗亦無滌盪宋曰虔初

胡塵日埃莽宋曰虔初

泛泛浙江槩宋曰虔初

覆穿四明雪飢拾楮溪椽宋曰虔初

老蒙台州掾宋曰虔初

老蒙台州掾宋曰虔初

老蒙台州掾宋曰虔初

老蒙台州掾宋曰虔初

老蒙台州掾宋曰虔初

老蒙台州掾宋曰虔初

郡而四明山不屬天台唐云明州以境有四明山為各九城志云其

止有四面各產異木不雜又孔暉會稽記曰四名山高峯聳雲連岫

蔽曰今云履穿其季亦第言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

經從其山其非指在台州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

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天長眺東南秋色餘

颺颺深曰天台賦始經颺颺之塗卒別離慘至今班白徒懷

曩春流冰泰山秀葉墜青渭朗劇談王侯門野梳林下

鞅深曰鮑明遠詩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師曰百春際

或解鞅操紙賦詩把酒酬飲今詞場踈闊故傷之詞場竟踈闊

平昔濫吹笳趙曰指言昔與鄭遊於詞翰之場而今竟百年

見存沒半落五安放深曰一云傲趙曰孔子將死子貢曰泰

條阮咸在出處同世網深曰阮咸阮照子也任達不拘雖與

兄弟故謂阮咸在如杜位乃公之從弟而云何咸家是也東坡本此

故與子由詩云頭上銀鑿笑阿咸審難論江陵而有宅在襄公嘗過

其朝亭有詩又選世網嬰女也他日訪江樓舍悽迷飄蕩

等此詩當是大曆元年作

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若審為翰齊價滿江陵故有阮咸江樓之句

###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師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說者接是詩以江漢為

激達師國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張相國曲江人曲江江漢為

正嶺嶽與粵之地大抵自江漢以南皆謂之南紀非特江漢而已

梁王呂莽為相國前漢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皆秦官張公相明皇

故金璞無留礦深曰張九齡又為韶州別駕因家于始興今為

刺史王方慶大差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金玉未成器曰礦言九齡

成器早故不留礦也趙曰言已為金而不再復留在礦以譬張曲江出

復退縮也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七整深曰言九齡之出也矯

然江海思蘇曰阮熙年來浩復與雲路末師曰言其志趣高

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穎深曰堯土階三尺想土階有致君

於箕穎箕山也領水也上君白玉堂倚君人畫省深曰由

華省言直登清華之地趙曰此言張曲江為校書郎為左拾遺為左

補闕為中書舍人為集賢院學士是也希曰玉堂金華皆殿名翼奉

疏孝文躬行節儉其時未央宮無高門武臺玉堂金華之殿又李季尋  
復久汗玉堂之署揚雄傳上玉堂又鄭寬中張禹朝夕談書於金華  
殿中今張公為拾遺補闕及中書舍人切近於君比皆可謂之玉堂開  
元十二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而  
公為學士故云

**碣石崢嶸天地日蛙龜**  
安祿山所據之  
方崢嶸高大兒祿山有叛志嘗自高大視天地間如蛙龜然全無忌  
憚相國料其有反意屢請于帝希曰此却非指齊地碣石而言蓋謂  
安祿山在河北日自強大唐志河北名山曰碣石爾雅在水者龜釋  
曰一名耿龜一名士鴨狀似青蛙而腹大陶注本草云俗名士鴨其  
鳴甚壯又云一種小形善鳴喚為龜此言祿山強恣天下之人籍籍  
有言如蛙龜而明皇獨不知也鶴曰楚辭謬諫云龜鼃游乎華池注  
謂謔諷弄

**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捺梗**  
也言九齡雖退食之間  
未嘗忘致治也棒梗  
言不以嫌猜為心也  
**骨驚畏曩折骨變負人境**  
也變而為白  
以負人事而已謝玄暉詩誰能醫不變暉曰上句言畏其  
不速故前入下句憂其髮白而將老皆傷功名之不立也

**蟬冠右地惡多幸**  
趙曰此乃侍中事而史不載漢官儀侍中冠  
貂蟬也下句則以九齡以尚書右丞相罷言在右也已慚  
惡而多幸何者有林甫之嫉仙客之濼則得此為幸矣  
**敢志二**  
疎歸亦深曰陳廣為漢太子太傅謂兄子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  
辱歸亦深曰陳廣為漢太子太傅謂兄子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

**痛迫蘇耽井**  
深曰神仙蘇耽種橘登泉以  
公郊設祖道供  
仙傳蘇仙翁名耽忽辭母去母曰使我如何存活仙  
翁曰明年天降喪疾庭中水磨邊橘樹可以代養  
**紫綬映暮年**  
殺之力坐引非其人左遷荆州大都督  
府長史希曰漢公卿表丞相金章紫綬  
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月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徐曰  
諸君少住希曰子於此與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諒其坦率如此

**黃霸鎮每靜**  
深曰太守治為天下第一自漢興言治民吏以  
首賓客引調同  
異代可同調  
**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  
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  
趙曰謂如黃鍾之律也  
言其詩之和而可聽耳

**含公台鼎**  
趙曰謂如大烹之和也言  
其詩之美而可味於口  
**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  
境  
文有集二十卷  
**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  
趙曰言開散  
物欽起其高至並巫廬之山也廣雅云龍無角曰螭師曰八公有集二  
十卷荆人刻之碑翠螭則碑頭刻螭文也倚薄巫廬並巫廬二山其  
打氣能與二山  
**綺麗玄暉擁**  
深曰謝眺字玄暉少  
之氣相倚迫也  
**歲詠任昉**

士行王長  
下四

馬升長於歲謀 自我一家則未闕隻字警深曰吏記序

亭隻字 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趙曰韶州即滄海之南

珠則有名稱矣 歸老守故林戀闕情延頸趙曰九齡在荆

關言其心不忘君也 波濤良史筆蘇曰班孟堅信知一代良

絕大庾嶺疾卒年六十八 諡曰文憲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齡先

覺安祿山面有反相乃下詔褒贈司徒趙曰意謂九齡之文如波濤

之翻可充良史之筆惜乎無沒隔絕於大庾嶺之外也趙曰無一本

之筆當紀其初終無絕於庾嶺也如先知祿山反相不與林甫同

皆史筆所當書殆公之所望於史筆者前篇李光弼詩云直筆史臣

在將來洗箱篋亦此意也南康記云漢兵擊呂嘉衆潰有神將成是

嶺以其性更因謂之大庾又以其上多梅而先發亦曰梅嶺按武帝

元鼎四年南越相呂嘉殺漢將楊千秋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即此嶺

張公居於嶺外故云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趙曰此言帝眷已衰難

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深曰謝安石理五湖煙艇趙曰徐

之句意謂今再讀之而猶思理煙艇孺漢之高士也曲江為之墓

則以慕徐孺高風而不忘江漢之念

### 別房太尉墓

寶應二年拜州房太尉名琯常與嚴武等

僧舍年六十一尚書在洛陽廣德元年卒於閩州

閩州僧舍而新史云寶應二年八月四日卒於

西陽雜俎云邢和璞居嵩山房舍而後其後

降魄之處非館非寺病起於魚池而後其後

房公舍閩州紫極宮見有治龜茲板者始憶邢之言有

項刺史具魚膾邀房房悟云云按公祭房公文云廣德

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戌其中有云

撫墳日落把劍秋高意欲八月四日為合是年公自梓

遊閩明年春自閩歸成都而今詩云唯見林花落驚啼

送客聞始詩作於二年春別其墓而歸成都也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趙曰言淚多

空有斷雲對暮陪謝傳深曰晉謝安傳安贈大傳初符堅入

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姪謝玄入問討安夷然無懼色玄不敢言乃令

張玄重請問遂命駕出聖親朋畢集至夜還指授帥將各當其任玄

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於床上了無喜

色其碁如故客問之徐啓云小兒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力限心喜甚

不覺髮齒斷其把劍覓徐君深曰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

矯情鎮物如此士詩其卷三十四

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返則徐君死於是以致帶徐君墓樹而去蓬原曰謝傳徐君指房太守也唯見林花落鸞啼送客聞

承聞故房相八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

有作二首指曰房瑒字次律河南人魏曰房以廣德元年死於閬州而權壅于彼二年春曠公有詩別其墓今詩云孤鬼又客間則此詩作於永泰元年是時公在雲安故詩云遠聞又云風塵終不解蓋指其年吐蕃延結黨項羌軍寇邊

遠聞房太守歸葬陸渾山涿曰伊洛間有陸渾山昔辛有適後為陸渾之戎所有山因而得名鄭曰十道志山在洛陽道曰舊本作太守非善本作太守蓋瑒適漢州刺史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不應呼之為太守也鶴曰太守作太尉是詩前公已有別房大尉墓詩不應今反稱太守若上以漢州太守死則詩又不應言安石竟崇班唐志河南府本洛州有陸渾山按舊史瑒又河南人與東平呂向於陸渾伊陽山中讀書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于閬州僧舍而公有祭文乃是其年九月二十三日未云何當旅櫬得出江雲蓋當時權壅于寺亦有墓故公又有別太尉墓詩此詩又云他日嘉陵侯仍露楚水還嘉陵江在果州果一德興王後涿曰同德以興與梓閬為鄰楚水變已下之江也

孤鬼又客間孔明多故事涿曰蜀志陳壽上言奏故危國負阻不實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安石竟崇班涿曰嘉安魏帝二日服贈太傅益曰文靜他日嘉陵淚涿曰嘉陵水名仍露楚水還涿曰楚水名

丹旆飛飛日涿曰丹旆銘旌也寡婦賦離轉嚴以星駕飛旆旒以啓路初傳發閬州風塵終不解涿曰風塵終不解言盜賊未息也江漢忽同流涿曰風塵終不解言盜賊未息也書歸故國樓涿曰陳隋書歸故國樓

哭嚴僕射歸櫬涿曰嚴武以求嘉元元年四月薨公未歸家起樓盡哀知有處為客恐心長休涿曰嚴武以求嘉元元年四月薨公未歸家起樓

其年任渝忠作

素慢隨流水歸舟返舊京涿曰舊京故國修可曰老親知涿曰舊京故國修可曰宿昔涿曰言嚴公之母尚健如宿昔耳舊註所引非是部

作如

的異平生世部曲亦空存後漢光武紀註大將軍營有五部三校  
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希曰李廣傳廣行無部曲行陣師古曰  
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  
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風送蛟龍兩兩被風吹  
風送蛟龍兩兩被風吹斷則蛟龍失勢可知  
天長驃騎營將軍時當龍營兵士數千  
德不肯去人戀攸思  
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師曰遺後者謂恩德遺  
情可見矣忘則君之

哭李之芳尚書  
馬祿山反自投歸京師廣德二年兼御史大夫使吐蕃  
被留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改太子賓客於後篇云  
還瞻魏太子賓客城應劉詩云廣德二年使吐蕃而  
通鑑云廣德元年四月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  
吐蕃於虜所留二年乃得歸此詩云江湖涕泣然後篇  
云江湖兩濕銘在則李之芳坊壙不曾歸長安但客葬於  
荆州故詩又云復土昭丘遠詩作於大曆  
三年江陵府所以復有湖風井運秋之句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露送王公大人蒿里送士大夫  
人使從極者歌為之高里乃吳鄂州  
徐君猶迴憶戴船  
白首同此別閒黃泉  
然泣胡歐切  
魏之及矣文中子  
管輅奉使失張騫  
絕此李公無復  
飛復魄昭丘遠  
封葬地喉舌罷朝天  
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  
重題與前篇秋色凋春草叶當是同時作

人使從極者歌為之高里乃吳鄂州  
徐君猶迴憶戴船  
白首同此別閒黃泉  
然泣胡歐切  
魏之及矣文中子  
管輅奉使失張騫  
絕此李公無復  
飛復魄昭丘遠  
封葬地喉舌罷朝天  
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  
重題與前篇秋色凋春草叶當是同時作

涕灑不能收哭君餘白頭兒童相顧盡錄曰言少時相

宇宙此生浮江雨銘旌濕錄曰記日湖風并逕秋錄曰

賦歌曰邊風起兮城上還瞻魏太子賓客減應劉錄曰曹丕

陳劉一時俱逝矣趙曰公自註云公登禮部尚書書盡于太子賓客應則應魏劉則劉植

送盧十四第侍御護草尚書靈觀歸上都二

十四韻錄曰詩云清霜宿洞交葉故就別時飛當是

湖風吹柱水則是其冬在潭州作盧侍御乃公之祖母

素幕渡江遠朱幡登陸微錄曰僕二千石朱幡兩輪

誤矣輔字從車惟字從巾義不同也鶴曰素幕既渡江而朱幡乃登

陸則又非丹旛矣若丹旛則與之俱渡江矣昔晉是軍校送之者常

為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為幡耳悲鳴駟馬

顧趙曰有戀失涕萬人揮錄曰陸上為揮揮淚廣參佐哭辭畢

蘭誰送歸公布山參佐謂陸史參軍也難要所謂參佐皆從公

伏事父之子俊才稀長路更執紼此心猶倒衣錄曰

待龍驤詔感恩義不小錄曰夏族勝感恩懷舊禮無違墓

亦云虛無馬副領帳望龍驤空趙曰曹王濟為龍驤將軍卒葬相谷

中大營宮下地待龍驤詔則言臺迎解豕威趙曰豕威名知人曲

盧尚書之墓如王濟者此深衷見士則雅論在兵機趙曰

直而觸不直者此言尚書靈塵沙落禁闈此言禁闈天子之內也往年朝謁斷詔

都之及而他日掃除非但促銅壺錄曰漏刻銘每箭方圓

史司刻金休添玉帳旂趙曰玉帳將軍之帳也動詢

黃閣老錄曰見舊聖肯慮白登圍錄曰前漢匈奴傳高帝至

黃閣老肯慮白登圍錄曰前漢匈奴傳高帝至

黃閣老肯慮白登圍錄曰前漢匈奴傳高帝至



之子也故用王子表字  
前漢書有王子侯表

哭章大夫之晉韓曰公有扶章中丞起

誰繼方隅理朝難將相推當是章鎮湖死於

悽愴郇瑕邑郇瑕氏之地鄭曰郇須倫切國名差池弱冠

年深曰曲禮上士人叨禮數希曰丈人一本作丈人文律早周旋

臺閣黃圖裏深曰三輔黃圖替裾紫蓋邊深曰

尊榮真不忝端雅獨脩然貢喜音容

馮招病疾纏深曰左大冲馮公豈不偉南過

鵬鳥長沙諱深曰見地濕羣牛蜀郡憐深曰見石素車

猶慟哭寶劍欲高懸深曰見把劍漢道中興成墨草經亞

相傳深曰建武末平未盡中興冲融標山業磊落映時賢城

府深朱夏江湖眇霽天倚樓關樹頂深曰古詩西北有

飛旆泛堂前深曰真婦賦飛亦幕欽風鷺深曰亦并笳蕭

急暮蟬興殘虛白室深曰薛子跡斷孝廉船深曰世說張

其才自謂必參時深曰初欲請劉真長鄉里及同舉若共失之張遂往

童孺交遊盡喧卑俗事牽老

來多涕淚情在強詩篇誰繼方隅理朝難將帥權春

秋褒貶例名器重雙全師曰郇瑕晉地章大夫靈觀歸晉故

效貢今已死故曰貢喜音容聞子美擬效馮公之招隱深曰

言蜀人畏章之德也深曰綉樓關樹頂言奠樓之高也深曰

美之失章無所棲托如燕之巢於風幕也深曰准名與器不可以假

問高常侍亡忠州作鮑曰高適也本傳繼廣德元年後

言召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鶴曰按舊

史云適練兵於蜀臨吐蕃以牽制之師出無功而松維  
等州尋為番兵所陷以嚴武代還用為刑部侍郎轉散  
騎常侍永泰元年正月卒今詩云蜀使忽傳亡當是其  
年在成都都作梁推道編在忠渝間詩內然其年公至忠  
渝已足是六七月不應適  
正月卒而今始聞之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深曰重固傳王

宴昭明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嚮學鄭寬中張禹朝夕何殊

地下郎深曰世說顏回致君丹檻折深曰見折哭友白雲

蘇曰山巨源哭嵇中散曰白雲史獨步詩名在深曰適有詩

曹子建與楊修書曰昔仲宣獨步於漢南田抵令故舊傷

哭長孫侍御鶴曰長孫侍御即後有送長孫九侍御赴

為詩流與夫才思闊則與此合意是得感武之命未列

而死當是至德二載周置御史學邦國都鄙及萬民之

道為詩書重孝祥曰人誰不讀書但謂其章句而不明其道名

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柱憲府舊乘驄深曰禮闈禮部所設

帝云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御史府亦謂之憲臺唐龍朔中

驄馬希曰唐初考功試進士開元後禮部以春官侍郎主

書亦之則長孫擢第在開元後禮部以春官侍郎主

唯餘舊臺柏蕭瑟九原中深曰漢末梅福為御史大夫其府列

李元同張仁禕為侍御史所植也社易簡為之賢區受有具相杖

植清堂楚辭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哭王彭州掄鶴曰詩云巫峽長雲雨當是在夔州作詩

察彭門地里遙解道生碧草諫獵阻情齊則王當廣德

執友驚焉淪沒趙曰禮記執斯人已寂寥新文生沈謝自

沈約謝異骨降松喬深曰王君平謂茅盈曰子有異骨可學仙

北部初高選趙曰言其初官得京畿尉也故用北部事曹操

也

才挺身便 東堂早見招 陟曰晉都說還遷雍州刺史武帝於京

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蛟龍纏倚劍

如蛟龍纏繞繞其所倚之劍 鸞鳳夾吹簫 蕭曰鸞鳳夾其所以

玉以吹簫而鳳凰降舊註於此句下註王 歷職漢廷父 陟曰中

子晉誤或感學子晉乃是吹笙非簫也 年胡馬驕 陟曰謂

朝 宗與當日代宗 蜀路江干窄 陟曰見蜀路重 彭門地里遙

即彭州兩峯相對曰天彭 解龜生瑯草 陟曰壽靈運在

印 諫獵阻清霄 陟曰司馬長 頃壯戎麾出 叨倍幕府要

謂曰言工在彭州而參成都節度使 將軍臨氣候 指謂

日唐人多言戎麾如村佑制出 井漏 陟曰入作漏 泉誰汲

之人 壯士塞風颶 趙曰指言 井漏 陟曰入作漏 泉誰汲

易井之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 烽踈火不燒 謂曰凡軍旅所在

警必頻舉烽燧今井泉不汲而烽火不燒 前籌多自暇 陟曰張良

燒則無事矣皆以王君參謀所致而然

隱几接終朝 隱去声 陟曰孟 翠石俄雙表 陟曰蔡伯

松竟後彫 陟曰語歲寒然後 贈詩焉敢墜 染翰欲無聊 陟曰

鬼建中僧君山林經年不識車馬養成癡 再哭經過罷 陟曰

或否親友書亦無聊染翰誰復著書者耶 再哭經過罷 陟曰

見曹操曰天下將亂安生氏者其在君乎後文死後經州州州公又

再離魂去住銷 陟曰言去者有思念之心住 之官方玉折

其寄殯若萍 曠望空陸注道 陟曰澤注水出龍馬謂王 雲非微河

漢橋 陟曰鳥鵲填河為橋以度牛女謂王之竟當在仙境矣 陟曰言

方其曠望之間雲微之也矣天馬篇天馬徠循東道此所謂道也河

漢橋如世傳織女渡河而鳥鵲為橋也舊註引王之竟當在仙境非

是 夫人先即世 今之子各清標 巫峽長雲雨 陟曰見峽內

秦城近斗杓 陟曰斗杓斗極也 馮唐毛髮白 歸興日

蕭蕭 君之喪不即歸鄉而感傷也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鶴曰詩云

逝淮王報歌中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依蓋永泰元年中王已出峽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

深曰漢有淮南王賢王

少年疑柱史

深曰

王康若詩老聃伏柱史老子傳老子百有六十餘載以其脩道而養壽

多術恠仙公

深曰淮王則

人賢以此僕中王也柱史以三皇早侍御老子為周柱下史而韋以少年為之疑其不似也仙公以三皇尊師仙公宜有多術以延生而死

故怪不但時人惜祇應吾道窮

深曰左傳反袂

一哀停

疾病相識自兒童處處知家箇

深曰向子期思舊賦序子

人有吹笛者後發聲亮追想曩昔遊蕩之好感音而歎作賦

強吟懷舊賦

深曰米芾安仁

已作白頭翁

長風類此遊客子捐軀遠遊我

魏文帝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哭台州鄭司元少監

鶴曰蘇軾同是廣德二年

有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鷹鷹冷巴水瘡瘻老蜀都蓋廣德元年公在錦梓閬二年以嚴武鎮蜀再歸成都

依之故云此詩當是廣德二年秋作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

憂後人誰在文章掃地無馮遊萬里關凶問一年俱

白日中原上清秋大海隄夜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

得罪台州去時危弃碩儒移官逢閣後穀貴歿潛夫

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為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

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逐公會取君臣合寧詮品命殊

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摠勝决風塵際功安造化鑪

大鑪造化為大哈從容詢舊學慘淡閱陰符擺落嫌疑

父哀傷志力輸俗依綿公異客對雪山孤童稚思諸

子交情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呼虐荆殮巴

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老儒艱難病於廢書其死後方受一官鶴曰斛斯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休竟無宣室召

有茂陵求深曰謝玄暉詩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

所忠往而相如已死無遺書問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

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餘總帷在謝玄暉詩

鷺入非傍舍題曰蘇仍鷓鴣歸抵故池斷橋無復板卧

柳自生枝深曰他館依舊而人不見也遂有山陽作

詩多慙鮑叔知深曰鮑叔與管仲交貧則知其困而容之達則

素交零落盡深曰劉孝標絕交論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

首淚雙垂

不歸

鶴曰詩云河間尚征伐按唐志瀛州為河間郡屬公之從弟死於城中天寶十四載十一月至乾元元年

是乾元二年春公是時在東都而梁權道編在秦州作非

河間尚征戈

從弟有死而從弟人皆有終身恨不平數金怜俊邁

總用愛聰明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

言三年飄蕩風埃之中今春草又生也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鶴曰武衛將軍之名起於魏許褚唐職官志左右武衛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掌統領宮禁警衛之法

梁權道編在天寶十四載然是一月祿山反今詩云嚴警當寒夜又云王者今無戰似非其時今以黃河

年死詩作於九年載公歸奏賦時

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洙曰晉陽春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諸葛亮營而

亮壯夫思敢決哀詔惜精靈趙曰思其敢決王者今無戰

洙曰鍾士季檄蜀文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書生已勒銘洙曰班孟堅為竇憲德勒然

之勒封侯意踈闊編簡為誰青

舞劍過人絕洙曰高祖紀項鳴弓射獸能洙曰曹子建詩

上彼南山左挽因銛鋒行恆順趙曰言舞猛噬失驕騰音驕

右殺一縱兩禽連赤羽千夫膳修可曰家語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千

夫膳赤羽也黃河十月水橫行沙漠外洙曰所向無神速至

今稱洙曰岑彭兵至蜀公孫蜀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希曰河西有

水訛而為羽赤羽於千夫膳無義書千夫長百夫長註師帥卒帥此

言千夫膳謂師徒食於將軍者眾可見其為軍帥漢書樊噲曰臣願

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公晚出左掖詩春殿晴曛赤羽長挽青門去洙曰哀挽哀歌也漢書新阡絳水遙路人紛

雨泣趙曰謂葛亮亡人皆野哭時可曰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延首

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或曰青門絳水指絳州而言唐志絳有絳

川府而水則水經所謂澮水山河東絳縣也絳在京兆之東垂六百

聖置於此且謂之澮也天意颯風颯部曲精仍銳見部

平生匈奴氣不驕洙曰氣不驕無由覩雄略大樹日蕭

蕭洙曰此異傳諸將並坐論功異常

存歿口號二首洙曰言詩畫者一存一亡故曰存歿口號

鄭虔以廣德二年死而今詩云鄭公粉繪

席謙不見近彈碁趙曰道士席謙吳人善彈碁後漢梁冀能彈

先列其碁相當史先彈也碁局以石為之古今詩話彈碁有譜一卷皆

唐賢所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盆其顛為小壺四角微起李商

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畢曜仍傳舊小詩善為小詩玉局

他年無限笑洙曰一作事搜神記昔有人騎入南谷山中見一小

其為見騎馬者拍手負局而走薛曰按道藏成都地神湧出扶一玉

奇希曰張道陵脩道既成老君降於成都地涌玉局今為觀在門內

曰揚今日幾人悲孫曰陶潛挽歌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此言幾人為之悲感特有我而已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孫曰公自註高士梁頭陽鄭虔善畫山水曹

霸善畫馬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星驂珍重而藏其

也畫

集千家詩分類杜工部詩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四



